

底特律柴油引擎

2

震耳欲聾、驚天動地中，五百匹馬力的底特律雙柴油引擎悠然而止，這艘十八公尺長的鐵殼快艇滑入港口，靜止下來。輪船慢慢的碰到瑪魯地市集大廣場底下的浮動木碼頭，並且與其他同等級的六艘快艇擠在一塊，若從高空俯瞰，這些快艇便像一連串的大銀魚，在黃滾滾的泥河中，慢慢溯河游動。

早上十點左右，巴蘭河上早已綴上各式各樣的河筏，許多拖船曳引大片大片木頭編成的浮筏，從內地向下游的貯木場拉近；大碼頭邊，黑白色陳舊的不定期貨輪正在卸貨，出水孔與海面吃水線之間，盡是鏽跡斑駁；一艘輪船甲板上的起重機，有一縷藍灰色的煙霧，冉冉升起，堆着罐頭食品與日本小車的木台在升降途中，起重機齒輪吃力的拉著吱吱作響的吊纜；碼頭苦力辛苦的推著烏黑的木輪，上面裝了一大袋一大袋的米與水泥；有艘輪正在吊起一個長一公尺多的黃藤長籠，裡面裝著豬，長籠在空中晃盪，豬便發出粗厲的叫聲，當籠子堆在卡車上時，叫聲悠然而止；線條極美的長舟與獨木舟在其他大船的夾縫中擠撞，一面卸下他們的黃藤條與剛剛獵獲的野獸。

我步上碼頭的浮橋，橫過街道，走入對街的一家臨河咖啡店，我挑了一張空桌坐下，點了一杯「咖啡蘇蘇」，這是馬來西亞式的牛奶咖啡，濃烈的黑咖啡內加入加熱的煉乳。從我坐的圓形大理石桌面的硬木桌放眼河上的交通與大市集情景，只見三邊是兩層、有騎樓的臨河商店擁擠著，斑駁的店面向外伸出褪色的帆布雨簷，帆布面上漆了南北百貨的品名。我的腦海中印著長城牌的罐裝鳳爪、摩天大樓牌濾嘴香煙、男性強壯藥，還有面霜廣告。

各式各樣的河筏浮過瑪魯地中央市集廣場的景象，點出了人們來自繁雜的種族。與中國人、馬來人與印人作買賣的，主要有四個種族——伊班、加拉必、卡延及平南。瑪魯地是上游最遠

的大市集，顧客是居住在湍濤、汀加、巴蘭流域的長屋土著，這些樸實的商店也吸引了中央高地的土著，他們來自數百公里內沒有路徑可通的雨林。

婆羅洲是全球第三大陸島，約一千三百公里長，一千公里寬，橫跨赤道，全島將近有百分之八十的面積是熱氣騰騰的熱帶雨林，蘊藏著極多珍貴的硬木樹種及不易開採的礦產。一九七〇年代以前，開採內陸自然資源還是很有限，木材與石油是主要天然資源，多局限在容易開採的濱海沿岸地區。熱帶雨林外表看起來極其濃密鬱閉，但是土壤卻很澆薄，這是因為高溫多雨的環境，土壤內的營養日以繼夜的流失，各種植物、樹木的營養是靠不斷的重新吸收它們自己的枯枝落葉及腐化的地表植物來維生的。

島上有六大河系，這六大河系的源頭是加里曼丹的中央高地，有一層一層的大急湍，與世隔絕著，在四千公尺高的山嶺上，分成許多較小的支流，向四面八方奔流而下。島北面向南中國。汶萊是一塊三角形，盛產石油的地區，夾在馬來西亞東沙撈越省與沙巴省中間。加里曼丹省佔全島面積的三分之二，是印尼的國土。

婆羅洲內陸的居民有原始馬來人與後來的馬來人，其中又至少分為十二相異的種族，包括伊班、姆祿、馬利瑙、畢達猷、卡廷、肯雅、加拉必與平南。男人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以下，女人略矮二到五公分，皮膚淡棕，黑色直髮，傳統上雙耳垂吊著銅環美飾拉下雙耳垂的長度，並有紋身的習俗。長屋的居民主食為旱稻，採用焚墾農業與飼養豬隻，他們現在仍然是集體遊牧狩獵，集合廿五至卅五人，在熱帶叢林中，尋狩野豬及挖掘西米椰子（可洗出西米粉）。所謂叢林遊牧民民族主要是指平南族人，公認為婆羅洲各族中的叢林專家。平南族世居森林的綠傘下，所以膚色相

當淺，他們喜歡叢林的陰涼環境，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前，他們甚至不會曝露在陽光下超過五分鐘。他們是相當厭惡陽光的種族。平南族人比其他河畔種族身材要高大，怕見陌生人，很少與外界接觸，他們交易的對象多是居住在雨林邊緣，距離他們遙遠的卡廷、肯雅、加拉必等族人。

別人看到我坐在河畔的咖啡館中，還以為我被水邊的景象吸引住了，其實，我在解開我到達這裡以前，所經歷事務的許多謎底。與達施先生的聖誕節慶，迄今有六年的光陰，但是那夜的一幕，仍然清清楚楚的印在我腦海中，當我完成三年的東南亞之旅回到美國，打算長住舊金山之際，我心中還在想念沈吉米話中隱約的與世隔絕的高地部落，婆羅洲的呼喚又回到腦海之中，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那片高地部落無路可通，地圖上那塊空白無資料的小小面積，使我無法捺下心來不為所動。我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遊歷中東與亞洲各地區中，沙撈越算是一塊忘掉標準西方影響力的地區：觀光潮湧、和平工作團、傳教士、海軍陸戰隊、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我的腦海中是一片美國殖民初期的寧靜、遙遠與凝固的時光隧道。

當我抵沙撈越碰到實際情況時，我驀然發覺，在一九八〇年的幾年，想像的狀況與現況完全出奇的離譜。一九三〇年有位信仰彌篤的基督徒，在沙撈越傳播福音的影響，就是在一九八二年的今天，仍然感受得到，有些村落的鄉民，每日到教堂三次，並且戒酒及不作樂。珍貴的傳家之寶（例如念珠、符咒、骨董獵人頭的番刀）不是擲到河中便是燒毀，因為這類物品具有魔法，有醫治病患、呼風喚雨或是獵人好運的來源，有些珍奇的珠子是用來解夢與卜前途兇吉的，這些物品是信仰靈魂者不可或缺的寶物，又與現代基督教義背道而馳。

一九七九年，世界市場的硬木價格上揚一倍，加上當地勞力低廉，從沙撈越運出的木材量也

跟著跳增，主要輸往日本、韓國與美國。到了一九八二年，我還在沈思於「殖民地的曙光」之際，沙撈越的木材輸出業（圓木與板材）每年已逾五億八千二百萬美元的價值，東加里曼丹的狀況也相差不遠。就過去數十年的光陰，伐木量就增加五十倍，木材價值增加九千倍，東加里曼丹的木材產量增加到佔全印尼木材輸出量的一半之譜。幸好，該地區的人口不及全印尼總人口的百分之一。

非常幸運的，當我安排那次旅遊之際，並不知道沙撈越的那些事情，我的運氣好得能夠籌劃一個幾乎完美無比的天真旅遊目標。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之間，還是一位工業學與環境規劃的學生之際，我自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的伯克萊學校，吸吮婆羅洲幻境般的一切知識，有一天，我正瀏覽群書之際，從書架上發現全套的沙撈越雜誌，從一九一二年開始到最近一期，完整無缺。這套三十五卷的雜誌涵蓋了所有沙撈越的事情。

其中有一篇由赫伯特與白提夏·懷德爾聯合撰寫的〈東加里曼丹的阿波肯雅地區〉中，說明兩件大事：移動路線與交易狀況。該報導中還有一張小地圖，詳載自古以來自中央高地到海濱的貿易路線，並且記載最暢銷的貨品名稱。這篇積塵已久的文獻，加上英國的傘兵湯姆·哈里遜在一九四五年的通過高地路線圖，最重要的是那位姓沈的故事，便诞生了我難以置信的印馬之旅。綜合這三份資料，我在圖書館內，用鉛筆毫不費勁的在婆羅洲東北與西南分水嶺上畫出一條線，將地圖中的各部村落連起來，再橫越高山峻嶺，似非難事。這種想法，直到我親身站在沙撈越雨林的真正邊緣之際，我才曉得，大部分的舊步徑早已被荒草淹沒了，許多長屋也成廢墟了，此時，我才醒過來，不知如何是好。

此行探險的目的，為橫越婆羅洲，沿著古老的貿易路線，一面蒐集叢林產物與珍貴藥材，另一方面用這些藥材及我帶來的西方貨物，與當地原住民交換一些我想要的東西。這次探險，基本上是一種讀書人的秀才嚙夢，只是依據過時的陳舊資料及一些我個人對沙撈越與加里曼丹之間，那一處無人守界的大塊不設防國界的不成熟企盼，怎知道那是一片不適人居、蠻荒、叢林鬱疊、沒有人可以跨越的山岳地區。我已經陷入阿瑟·柯南道爾（譯註：英國醫生、小說家及偵探小說家，一八五九—一九三〇）的《失落的世界》，為此，我已為自己陷入一個驚險萬分、險象百出的叢林中，進入悔時已晚的苦境。

我一定雙眼呆滯的枯坐在瑪魯地岸邊咖啡店有一段時間了，因為突然為身邊的一句話回神過來。這時一位中國店東用英語問我，可要再喝一點什麼。

「好吧，請來一杯冰檸檬茶。」我回應著。店東點一點頭，曳足而去。河上正落著小雨，但是對於頭頂上木槳風扇帶起店內空轉的酷熱與潮濕的空氣，毫無幫助。店東送來一杯滿是冰塊的不透明長玻璃杯，我啜上一口，還不想馬上找旅館，滿腦子在想那些碰壁與不順暢的事。我想著從瑪魯地出發，進入雨林應花費的心力；我在想兩個月前，在古晉下飛機時那種無可救藥的天真想法，退縮意念冉冉而生。

第一件犯的錯是，我先回到沙撈越，帶著思鄉病，溯拉讓河與包利河尋覓達施先生的長屋之舉。達施先生雖是不期而遇的，但是我決定花數天的時間在「聖誕節宴慶」情景下，塑造我要到高地的念頭。我攔住一艘快艇，直航西布（詩巫），然後繼續溯拉讓河，直奔卡皮市。

卡皮市跟六年前的印象差不多，商店的貨色增加了，當地的伊班族少年已穿上慢跑短衫及愛

迪達運動服。我在一家小旅店過夜，第二天一大早趕往包利河去，那天冷霧盪漾在河面上，船隻沐浴在散射的日光中逆水而上。這艘亮可鑑人的新鐵殼船，與我第一次來時的木殼船相當不同，船頂上堆滿了油布匹及廉價的家具，蒙著光滑的橘黃色塑膠布，米袋中間夾著一座電視機，綁在本田汽油發電機的上頭。長屋的屋頂也換上鐵皮浪板，已非昔日的茅草頂了。船上的伊班旅客——身上帶刀與背負黃藤籃子的男人，以及這些男男女女中，還有許多紋身刺青與耳垂銅環的——點燃了我對異國的記憶，他們的裝扮足供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攝影者蜂湧的了。我自作主張的拍了幾張照片，爲了掩飾心中的不自在，我面帶微笑。我既不會說伊班話，馬來語又不登大雅之堂，根本無法知道他們對我的看法。我雖然仍然在「沙撈越博物誌」的夢幻中，但是極目所至，仍然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白種人在中國人水上商家槳中，慢慢溯水而上，所有船上演員各就各位——棕色皮膚的原住民、長矛、太陽草帽，人人嚼著辛辣的檳榔。這時，「黑森林的心臟」輕輕滑過，對這群原住民而言，我必是一個不務實際的大傻子。這些人都是從卡皮市場購物返鄉，卡皮是最近九十里內的獨家市集。

我記不起達施先生長屋的名字，但是那兩天從「送神祭」中死裡逃生的記憶早已烙在我的心坎上，我沒有理由認不出來那間長屋的。不一定在什麼時候，這位中國掌舵的，會將船撞到滑溜溜的泥巴河邊，他總在許多船客收拾自己的行李時，穩穩地掌住船的重心。這種船身的彎曲角度是爲適應河岸彎度而特別設計的，掌舵的人可以力爭上游泥坡，然後深入叢林，引擎也可以倒轉，接著以一陣吸泥的怒吼，船便自泥中掙脫出來，繼續溯河而上。當我沈思第一次經歷這條美麗之川——那次的米酒、公雞頭，甚至那條曬衣繩時，大約離卡皮市兩小時的路程，我想離達施先生

的長屋必定不遠了。

許多長筏貼著河岸，整齊的羅列著，我終於憶起這條河一個極明顯的彎道，那是一塊大石壁，聳立河畔，當我看到這個地點之後，全身流過一陣興奮的痙攣，達施先生的長屋就在下一個彎道的左岸。我提著行李，特別拿到前甲板，在新鮮空氣中興奮的期待著，我彷彿又看到那段景象——河灘處戲水的一群小孩子，長舟衝到岸邊，那長屋隱沒在鬱密的叢林之中，只靠數十隻長啼的公雞來認出長屋的存在。我乘的這艘河輪在一個急轉彎後，我眼前竟是一幅超級伐木集散場！我完全怔住了，無法相信眼中的事實。一艘新加坡籍的平底鐵殼船旁，正有一艘拖船，將硬木高高的堆積上去，推土機及載原木的大卡車在空地忙來忙去的安置那些巨大的原木，寸草不留的地面已灑上一層焦黑柏油，塵土不致飛揚，一條條粗糙的鮮紅伐木土路，向濯濯的董山輻射著。達施先生的長屋已不見蹤影，我像回到渡過童年的家園，如今已變成一片汽車墳場一般。

回來真是一個餓主意！我千不該萬不該回到這條叢林之水。我想著，想著我第一次到沙撈越的美麗回憶，在這一片肆意破壞殆盡的景象前一掃而光，我生平第一次開始領悟沙撈越伐木業的卑鄙貪婪與眼光短淺吞噬了這片森林。我脚下的船緩緩駛近木製的碼頭，開始卸下一箱箱引擎零件及汽水飲料，我已不打算下船與那些喪心病狂的同類理論，我只站在甲板，手仍然提著行李。在引擎怒吼聲中，船東大聲呼喊，要我下船，我告訴他我要坐原船回卡皮市。六年的期待實在太長了，等得心慌意亂，我越來越糊塗的想，馬來西亞是不是會搖身一變，成爲一個很大的木材殺戮戰場。

回到卡皮市，我馬上去找沈吉米，他看到我便示出歡迎之意，雖然我懷疑他還記得我。我們

二·底特律柴油引擎

坐在一家咖啡店，一面喝著微溫的卡斯堡啤酒，一面告訴他我的計畫。吉米很自傲的說，他已進入觀光事業，也非常願意帶我到叢林上游地區去，老朋友，特價——馬來幣二千四百元，包括船票、導遊費、食、汽油、禮品、煙草等等，約美金一千元。我說別開玩笑了，吉米笑了一笑，他說這不是開玩笑，也不可能降價。自從我上次來這裡以後，一批批的觀光客發現卡皮市是「踏入伊班長屋之旅的大門」。他以美式典型的三十到四十五天目錄郵購的探險旅客來對待我。

我們聊了很久，他終於不好意思的承認，他……嗯……從未去過那個高地部落，他以前說的多采多姿全是聽來的，但是他這次又保證，地點絕沒錯。最後是我請客，結束了一席談話。我只能靠自己想辦法了，我要再深入內陸一點，或許，在那裡可以尋覓圖書館記載的美麗叢林景象。

以後的八個禮拜，我辛辛苦苦的走過一條條的河流，越來越接近沙撈越與加里曼丹之間的高山地區。我曾經到過三個地點，每回都相當接近目的地了，但是每次都碰到不同的情形，只好打道回府。我第一次探險是到包利河上游，深入魯瑪恩塔灣，全程約一百十四公里，花了兩天時間，但是到了那裡以後，卻請不到帶路的人，而且身邊的汽油也不夠長舟開到浪辛谷。距浪辛谷還有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公里的路程，那裡的肯雅部落靠近上游發源地，從那裡到加里曼丹的最近一個村落，只需三至五天的脚程，要有足夠的汽油才能到達浪辛谷，然後還得回到魯瑪恩塔灣。我當時相當沮喪，但是也有一些新的困難問題。包利河上游實在美麗，我也練習了四天馬來語，仍然在充滿歡樂的心態下，我告訴自己，這次可能選錯河流，只要找到對的河流便成功了，我的夢仍然未曾破滅。

我又再度回到卡皮市，改試貝拉加河上游的巴魯尹。在懷德爾的報告中，貝拉加河是從阿波卡延到沙撈越市中心的主要貿易路線。我在貝拉加市集，像神經病的買了一樣多的鹽與手電筒的電池，根據報告上記載，這些在內陸是非常珍貴的。採購完畢後，我踏上了一艘淺水貨船，好像登陸筏那一種，午前離開了貝拉加。

第一天，船行異常平順，落日前平安的駛過驚險萬分的巴坑急湍；這艘貨船明天要開回貝拉加，我則計畫再找一艘船，繼續溯河上行。村人問我要到上游的何處下船，我隨口說到魯瑪巴魯，位於琅沐侖地區的首雅村落。我之所以選擇魯瑪巴魯，一則是我所知的地方不多，二則這個地方好像是本區最大的村落。在我的定義裡，所謂最大村落是——人最多，船也多，這樣子溯河探險的機會較大。

結果，我停留在最糟糕的村落，羈留了一個禮拜，找不到一個看我一眼的人，也沒有人對我那可笑的計畫有一丁點的興趣。這是我在沙撈越所有村落中，最不喜歡的一處了，但是，我帶來的東西卻十分受人歡迎，所以很快的便一一脫手了。在這部落我還得自理食宿費用，這在長屋部落中，倒是一件新聞，最糟糕的一件事是，他們不准我單獨離開村落。這個村落與最近的長屋琅里瑙之間，（據說）居然連步道都沒有，也沒有人願意用船載我順流或逆流的離開這裡。我自忖著，最好的對策還是學講馬來話，可是，村民又不放鬆的要我教他們英語，教他們跳「滾石錄音帶」放出來的扭扭舞。

到了第八天，我只好將身上的襯衣送給長屋主人——李安·哈黃，然後他的一個兒子才願意花十分鐘的行程，順流送我到一個政府工作營去。這件襯衫只是當做特別感激的禮品，另外還得

付四倍的汽油費、租舟費、操舟費，來回不需要半小時，卻要我付整天的費用，我活像一個有腳的現金凱子。離開這個村落時，我並未生氣，只是想不通而已，我很少會像這一次那樣狼狽。這回步步皆錯。

後來我才知道魯瑪巴灣的人厭客與不友善的原因。原來當我到那裡的當兒，魯瑪巴灣的人正與政府苦戰土地補償的案子：就在河下游不遠處的巴坑峽谷，要修建一座廿四億瓦發電量的水壩，水壩提升的水面，淹沒了六百平方公里的原始叢林、農田、祖墳、及主要的狩獵區，五十二幢長屋裡的四千人要撤走，其中包括了魯瑪巴灣的人。

興建工程迫在眉睫，沿著巴魯尹河的住民還不知道遷散費怎麼領，也不知道遷往何處。

建水壩計畫的構想本身就缺乏說服力。沙撈越目前年耗電量不到二億瓦，因此，多出來的電量要輸到何處確實令人納悶。其實是用六百五十公里的地下電纜輸送到工業化、缺能源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半島。水壩的計畫正要付諸興建，根本不管駐紮工地的德國工程師的想法——他們認為地質可能無法承擔五百七十公尺高的水泥壩重量。此水壩的預估使用年限為卅五到五十年之間，若以其發揮的功能，再與環境破壞及部落社會瓦解比較起來，利弊實在難以斷言。政府宣稱，大水庫有助於當地的魚獲量及提升觀光業，還有提倡滑水運動；世界衛生組織則認為，熱帶地區的大水庫，水上活動可能引起霍亂、瘧疾、痢疾、過濾性病毒的傳染病、血吸蟲病、傷寒、絲蟲病發生的機會，遠超過觀光業。

肯雅部落的一位婦女，簡單的說出她的心聲：「我們急需的是政府送一位醫生來，而不是大水庫。」

我想我那裡出了問題？我只想早些去圓我那婆羅洲之夢，但我也很快就進入狀況，對沙撈越滿有了解了。

身邊帶了十公斤的鹽回到貝拉加市集——魯瑪巴彎的人全都不要——那位在貝拉加賣鹽給我的商人只是對我裂嘴，當我要他退錢時，他卻顧左右而言他，因此，我只好將可用五年的存貨送給旅店老板。我告訴他那些魯瑪巴彎人的行徑時，他大笑不已，他早已聽說幾個想到上游去的人的故事，他也很同情我的遭遇。

我牛脾氣又發作了，決定再試北部的一條大河——巴蘭河。回頭看一看，我真奇怪自己為什麼就這麼輕易的放棄前兩條河了呢？但是，我還是執著，必有一條容易的路線可以直搗內陸叢林，所欠缺的是，要去那裡找到那條通路。

錯誤一再重演，我買了一些不合用的禮品與小飾物，這一次是根據一位笑裡藏刀的店東的建議。這是第三次出發，一路還算平順，坐了七天長舟，終於成功的抵達了疏瑪塔，那是巴蘭河的上游，然後，隨四位肯雅男人回浪班加之便，開始上一條寬闊的大路，在步行了一天半的平安路程後，不幸的事便發生了。或許是滿腦子高興這次輕而易舉的好進度，忘了注意地面的路況，在距離村落不到五百公尺的地方摔了一跤，腳踝腫得很嚴重，我把行李交給其中的一個人代馱，自己一跛一跛的顛簸到村落。千幸萬幸，浪班加的村民既友善又心軟，我在那裡賴了一個禮拜，但是腳傷並未好轉，我開始緊張了，腫起的地方開始變黑，踝骨附近開始變藍，我幾乎寸步難移。我真怕要切掉那根腳骨頭。

幾經波折幾乎打消我的自信心，我頭一次感受到受傷是多麼危險，就是牙痛這麼小的事情，

二·底特律柴油引擎

痛起來可真是人命，要是嚴重的割傷、盲腸炎、出斑疹傷寒、或是骨折，那我豈不完蛋。即使我命大，被人找到了，那人會理我嗎？何況我是百分之百的異客，豈可不小心。以後在步行時，絕不可神遊四海，如果我在叢林深處受了傷、倒了下去，昆蟲和野獸馬上一湧而上，那只有死路一條，求助無門的。還有毒蚊與水蛭，我真不敢想像凌遲至死的慘狀。

想到這裡，我想起了在了一本《婆羅洲研究誌》內的一篇慘死的記載：一九七五年，一位英國人名叫布魯斯·尚第蘭茲，他是政府的調查員，在婆羅洲有廿三年的調查經驗，有一天在荒無人居的叢林中走失了，他只有這一罐沙丁魚及發炎很厲害的雙腳，他已走不動了，而他的嚮導根本不願背他，顧自而去。兩個月後，他的遺物才被守邊界的巡邏發現，根據他的日記及自動上鏈的手錶發現，他在迷失後的第十八天才死亡，已被野獸吃得一乾二淨。像他經驗豐富的人，猶無法單獨走出叢林，我在相同的環境下，必定毫無生返希望的。

我要等到腳好一點，才要進入沒有路徑的加里曼丹叢林。從這裡到沙撈越與加里曼丹的交界不過兩天脚程，但是我下了一個痛苦的決定——要先回到海邊。其實我可以留下來，請位醫生來看看我的腳，我也可以僱人抬我去，不過那太失我的面子，我不願意幹；浪斑加有一個小機場，雖然有班機定時往返，但是並不可靠，何況這個月並沒有飛機來的消息。到目前為止，我實在不知道下一步驟要怎麼走，我先用繃帶將扭傷的地方一直往上纏到小腿，花了兩天的時間，強忍著酸痛，穿過叢林，步行到琉瑪塔。我僱一個帶路的人提行李，他還砍了一根拐杖給我，但是腳踝仍然痛得整隻腳都受不了，繃緊的肌肉從膝蓋開始，起了一陣陣的痙攣，挨到琉瑪塔之時，全身幾乎癱瘓了。

我搭一條非常壯觀，廿一公尺的長舟，船上還有其他十六個人，船順流朝海口駛去，這趟河上行大約要花三到四天。但是有一天，沒有任何預警，長舟忽然撞上隱沒在水中的大石塊，船便傾了過去，船上每一個人極力逃生，恐長舟會翻過去；船上的東西大多隨波逐流，那些鍋盤、食品、被單、汽油筒，隨著船尾外舷的引擎，一一沈入急奔的黃色渦流中。掙扎中，我抓住了隨身的小袋子，裡頭有札記、相機、衣物、蚊帳，但是另一只大袋子裡頭有價值數百美金的織品、煙草、電池，隨波而逝了。這種天災我真不能再遇到了！我這時舉步難行，第三次了，走向那塊山區又再度失敗，而且身邊一無所有。這一次帶走我所有的歡樂之心，我徹底地被擊倒在地下。

順流數十公尺的地方，那條肇事的長舟毫髮未損，只是舟頂不見了。倒楣的乘客涉水到最近的一個長屋，買些米，再度登船，兩天後，終於抵達浪阿卡，並且加夠汽油。這實在是一次令人喪志的探險，我在長舟上，只管長睡。

我思考著，到達那高地之夢，可能永遠無法圓了。叢林內的條條河流，是鉗制我的復仇女神，要是逢到大雨，滿河皆是漂木與樹枝，乘船太危險了，要是河水太淺，處處又是一長條的致命急湍。即使河水肯配合，行舟時的一個大意，災難又臨到身上，而天災更是避之不及的。上游地區的汽油是天價，帶路費又吸光我的盤纏，在沙撈越的一條長舟加上船夫的價錢（馬來幣）是：船老大十八元，外加伙食與煙草；船員十五元，外加伙食與煙草；船首指揮十元，外加伙食與煙草；船尾引擎費每匹馬力一元，一般是二十四馬力，計二十元；租舟費（八公尺到十三公尺長）每天十元，若為獨木舟，每天五元。這些統統總總，還未包括到長屋的許多禮物及沿途的汽油錢。

事到如今，我也疑心別人的動機了。在頭兩個月，設法沿數條河到那高地之時，我記憶猶新，

有幾位帶路的雖然答應溯河，但是也說，我的目的地是遙不可及的，他們只想賺一禮拜的工資，在有錢可拿的時間裡，又打獵又捕魚。我一定什麼地方出了差錯，但是又找不出錯在那裡。我脾氣變壞了，因為總是無功而返，我極力壓下怒氣，因為我知道在沙撈越生氣或臉色難看都是最不禮貌的事，就是表現出一點耐不下心，馬來人便會沈默不作聲，如果不耐心養成習慣，誰都得不到合作與同情了。我有時候偶會提高聲調或語氣欠佳，但是在自我反省之後，漸漸改了這種反應。花了太多時間與精力，使我憶起商人的金科玉律：「抽身而退，減少損失。」我興起了放棄探險的念頭，然而，強烈的自尊心驅使下，又無法使我半途而廢，於是大部分時候，我的心境總是處在取捨邊緣，覺得生活在一個自我幻境中，而對這個幻境的信心又日漸薄弱，但我又覺得我尚未陷入絕境，因為有許多是我不去適應造成的，以至於旅途不順利。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我一再努力去，又似乎進展有限。其中一項最大的打擊是找不到人分享我的夢，沒有人認同我的目的是高尙的，如果再沒有一絲一毫正面回饋我的探險之舉，我對自己的奇幻探險，越來越難堅持下去了，目前能支持我信心的來源是八年來在亞洲獲得的知識，然而，這些知識的效果總有被擊敗的一天。但是，忍耐再忍耐，路是人走出來的。

八個禮拜來，我一直櫛風沐雨，從來沒有停下來過。當長舟駛近巴蘭河口之際，我打算先回古晉休息一段時間，我要重新思考我的計畫，而且如果腳傷醫不好，那也只有半途而廢一途了。我從米厘飛回古晉，心情沮喪，但是信心十足，打算在古晉停留兩個禮拜。

我住進一幢一九二〇年代的客房，那原是一個中國富豪的巨宅，位於一個山坡上，擁有大花園及參天古樹，推開落地窗，一眼望去是櫛比鱗次的屋頂及私人走廊，紅色屋瓦直鋪水溜。「古晉」

在馬來話是指「貓」，在這片無垠的瓦頂世界，極盡描述了我眼下的潛行之貓：在瓦頂上，有正在倦睡竟日的貓；夜幕低垂之際，又是它們飛簷走壁之時；整夜的貓聲如嬰啼，雜著抓瓦的戰鬥聲，直到天明才消聲逝去。

呆在古晉的日子相當不錯，我喜歡的山竹果正是盛產季節，我也找到了沙撈越的文獻圖書館，裡頭有許多稀奇古怪、專門寫沙撈越的書，其中大部分是第一版本。停留在古晉的日子裡，我暫時拋開叢林以及前兩個月的夢魘，腳也漸有起色，我已打算放棄溯河旅行，改走內陸。在瑪魯地與加拉必高地之間有條舊路徑，博物館內的書本記載著，這條路在二次大戰還在使用，但是到了一九八二年的今日，真不知道還通不通呢？

在古晉的那段安逸的日子，我會捫心自問，到底去高地為的是什麼？事到如今，心目中沙撈越的原始文明、自由快樂的土著，還有那些宴慶活動的美憶，已經開始褪色了，那麼這次旅行的目的又何在？六年來的變化何其巨大，資源開發計畫（農墾、伐木、鑽油與抽天然氣）兌變了傳統的部落經濟——長屋部落的生活方式，人類學家稱為「原始的自我富足社會」——如今，除了極少數物質外，那裡的人已不需要叢林裡的物產了，叢林中本來就有豐富的魚、野生動物、建築材料、藥用植物及食用植物，這些資源叢林人伸手可得。叢林裡生產的黃藤、樹膠、燕窩等等，以前是賣到中國大陸，換取鐵器、食鹽、銅鑼、鍋盤，還有酒甕，在一九三〇年代以前，這些叢林產物是沙撈越及東南亞的輸出大宗，但到了一九八二年，這裡的社會被沿海現金經濟釣上了，對於西方的次文化，我實在沒有興趣。

我存著深入內陸情況一定比較好的賭注，或許，由於極其偏遠，無人可抵的山地部落可以找

到類似達施先生的長屋。一些難以克服的旅行問題，雖然置我於目標之外，但是即使我克服所有問題，抵達山區高地，誰也不能保證，那個偏遠極地部落不能逃過大型開發計畫的命運。

我的旅行目的並不精確，再想到極其受罪的生活與未卜的前途，我實在是自取滅亡，最後的報酬是什麼？誰能告訴我？

一位與眾不同的北美旅遊家愛貝柯德，在她的《煙滅的尋覓者》一書中，闡明流浪的自由真諦。她寫著：

對社會上大多數的男人來說，甚至對自認爲自由開放者而言，積財置產、成家立業、學有專精、社會地位，這些追逐不過是被物役的另一種形式。這些皆因群體生活，尤其是有規範，不間斷的相處下的產物。

對那些生活在一個城區，甚至一個屋簷下，從未遠離出生地，一住就是二十或三十年的那群人，我往往羨慕，也毋寧說是嫉妒。

爲了撫平發自內心、渴望接近神秘湛藍天牆的知識所產生的煎熬之苦，爲了不使生活陷於平淡的規律與萎靡的精神，仰望光明的路徑，心無羈絆的投入遙遠無期的路途，走千山涉萬水。隱隱約約的心靈深處，每人皆有歸屬，這歸屬感正是所有動物的盲目順服特性，受苦難的動物已麻木不仁，而且早已順從馱在身上的軛架。

不管你的轄地有多遼闊，總有一定的邊界，你的一切，均有律法管束，但是，漂泊的人擁有全球，止於形而上的天界，他的轄地是駕凌一切，他的國土與享受是心靈層次的。

厭倦——這也許是我重返婆羅洲的緣故，我的耐心有限，不能忍受一成不變的生活。

愛貝柯德對流浪的解釋很深入，旅行就是拋開熟悉，目的地不過是旅行的附帶品。我旅行的目的只是想嘗試獨一無二的經驗，與不存在我腦筋的事物，這是先要走出自己的軀體去體會，溶入四週的環境。心存此念，驅趕著我收拾行囊，遠離舊金山市，拋棄成功事業帶來的安逸與安全感，還有與一位才高、心慈與出眾女人的悠久相處。這兩者都綁不住我。

在古晉的一段時間，我可以好好地想一想。其實，前三次穿越高地的失敗，並非全然沒有收穫，我獲得一項活的知識——「巴哈甲·帕沙」，這是現代化馬來人的生意經，是沙撈越內陸與加里曼丹之間的貿易語言。從上回旅行的經驗，我早知應具備約三百個馬來字及數十套基本句子結構式，根據這些，在往後的日子裡，與不說英語的人相處，我的馬來語逐漸流利起來，土著的語言繁多，不過只要會巴哈甲·帕沙，溝通上便不會出差錯。

我又去學基本的部落禮儀：步入長屋的規矩、適合身份的禮品、在公共場合換上沙籠、在上游河流沐浴與上廁所、舞蹈。我發覺六月稻米收成的節慶，是部落社交最繁多的時期，也是最熱鬧的季節，所以我也學會了一首甲亞的大動作舞曲，是傳統的男獨唱的舞蹈，除了這些，我最要學習的是堅持與忍耐。所謂忍耐，不是歐美式的忍耐，不是逆來順受的忍著脾氣，而是認命的亞洲式忍耐，是一種冥想與平常心的內涵。忍耐是善用「靜」，是巧妙的以靜制動的藝術，這對於一個用直覺、少說話的溝通方式的社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現在逐漸開始了解土著部落的思考方式。

現況看來，我的困難還多著呢，或許我畢竟不是一位做對事情的人。早在一八九七年，紐溫胡史博士帶了兩位助理、一百一十位挑夫與衛士，花了一年的時間，橫越婆羅洲；還有，當地人或其他西方人，也可能有橫過婆羅洲的紀錄，這類傳說很多。但是我的此行之舉，不是在爭第一位最快速或最捷徑的名聲，我擺在面前的目的是——不設防的心及接受環境的洗禮的獨行。

除了旅途的前途未卜，還有許多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橫越沙撈越與加里曼丹是非法的，若要合法的話，每個月要到移民局重簽一次，因為原本只有幾個移民局都設在海濱，靠這種密集簽證的有效作用，可以阻止有簽證的人深入沙撈越內陸，何況我既無簽證又無其他允許證件可以進入加里曼丹的高地，換言之，我必得躲開警察與陸軍巡邏兵。

糧食是另一個難題。如果我徒步，背的重量不得超過廿五公斤，否則很難行動，而廿五公斤糧食只能在雨林中維持三到四個禮拜，我的計畫卻是三個月之旅，還有其他的衣物、照相機、貨物怎麼處置呢？要找誰來幫忙背？還有其他事先想不到的各種問題。

我想不到會耽擱得這麼久。當我準備妥當，正要動身之時，護照有效期只剩下兩個月了，而離這裡最近的美國護照延長處是馬來半島的吉隆坡，我不會為了一張證明遠飛而去的，何況，這張護照對我要到的地方完全是廢紙一張。我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方法是，拋開護照與簽證，置之不理。

丟開這些文件後的快感是多麼的自由與輕鬆。在亞洲、中東與澳洲工作與旅行的九年間，我每每因為申請簽證、簽證到期、簽證重簽、橡皮印章，為了極力保護這張不值得受人那麼重視的文件，往往弄得一肚子惱火。我心中最恐懼的還是，因為美國人的身份可能被恐怖份子另眼相待，

因爲他們痛恨美國人。

一般人都犯了一個錯誤的印象，認爲一旦旅行途中遇到麻煩，便可向領事館或大使館求救，很不幸的，在一九七八年的北葉門，我曾經證明過這種想法的錯誤。那次是在衣索比亞的厄立特利亞省與北葉門之間紅海的一個無人小島上，因爲船出事而待了兩個禮拜，最後被一艘十二公尺長的阿拉伯單桅帆船救起，船上有四個厄立特利亞人及六十頭山羊，等到我安全上岸之時，馬上又被北葉門海軍逮捕，以有蘇俄間諜的嫌疑關了十天。放出來後，我馬上到美國在北葉門首都撒納的大使館，報告這次出事情節。在一位臉上有粉刺的傲慢美國海軍人員監視下，站在防彈玻璃後一個多小時，領事大員終於露了面。他先橫掃會客室一眼，先發制人的指出，大使館星期五（當地週末假日）休館，他又說我打斷了他的「官方外交中餐」，那一臉充滿降低身份的冷漠無情，我當時也大吃一驚。他單刀直入的問我來幹什麼，我瞧著眼前大腹便便、斜紋蛋紅領帶、硬挺的衣領、修剪工整的指甲、以及光可鑑人的皮鞋，使我不由得憶起島上吞嚥十二日的海龜卵的生活來。在淡淡的幾句話後，我被請到最近的旅館，那本在祖國倍受珍惜的救生護照，對我而言，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重獲魔力。

當我還在浪斑加養傷之時，一群來自加里曼丹的沙邦人親口告訴我，現金在高地不值一文，當地的人雖然收現金，但是因爲自給自足，所以還是比較喜歡現貨，他們自有一套以物易物的系統。事實上，許多我到過的地方大多用貨物來付帶路費與當禮物，在海邊的一些貨，比在內地的高地值五至十倍，但是我找不到人告訴我，那些貨才是值得帶去的。旅行的人，帶對東西的好處不言自明，若爲長途跋涉，獲利與物重的比率便顯得異常重要了，我要找一位有良好的當地專家，

告訴我應該買什麼。

我坐在瑪魯地的咖啡店內，腦子盡是盤旋著上面的問題，以及這次內陸之旅的紛雜事物和我回到沙撈越的動機。我在古晉下定決心，要從瑪魯地為起跑點，向那個高地進攻。午後的陣雨終於停了，我漫步在蒸氣鬱熱的濕漉漉街道上，找地方過夜。當天下午，我不只找到一個房間，也遇到一位名叫席德·穆罕莫德·愛迪德的人，他手上有一份計畫書。

我向市場內的一位水果店老板打聽，瑪魯地有沒有人知道怎麼到水源頭去，他離開店鋪，領我到附近的一個窄巷，指著一條昏暗的階梯。我走進一樓辦公室，看見愛迪德坐在一張硬木大桌後面，他身軀碩大，眼帶笑意，嘴角兩端留著黑絨絨的八字鬚，向外勾起，我一眼就喜歡這個人。牆上掛著一個面鑲玻璃的硬木槍櫃，裡面放滿整排的散彈槍隻與來福槍，牆上掛滿日本刀、獸皮、以及許多扭曲的鹿角，沒有留下一點餘地。愛迪德販賣軍火彈藥、槍械以及西方漁具，成就斐然，他還蒐集美國的半軍方雜誌。桌上擺著一個非常古老、實物大小的石雕男人生殖器當做紙鎮。

我研究他這個紙鎮。沙撈越雖然有印度的濕婆神像，但是他這個紙鎮不是濕婆神像象徵的男性生殖器，而且也不是從石雕上打下來的。由於缺乏比較翔實的研究分析，可能是石器時代的「郭先生」，所謂原始藝術名錄中所稱的「繁殖器物」吧。愛迪德不只是蒐集紙鎮，他還出售彈藥給瑪魯地與加里曼丹交界的長屋部落族，他與那些深入內陸的顧客交談中，必有最近的內陸交易資料。以後的數天裡，我們一面飲茶，一方面討論以物易物中許多隱藏的玄機，愛迪德面露信心，我也很快相信他的判斷力，幾個月後，我還是深深著迷於他對於上游地區貿易知識的豐富。我告訴他，我前幾次的錯誤貿易與上帶路人的當，他就大笑不已。其實他告訴我他的知識，對他並無好處，

我想他之所以肯幫助我，是因為我需要一段真正的休養時期。我用過去的無知當笑話，他卻羨慕我的決心與堅持，沒有外地人（馬來人、中國人、印尼人）打算要走這趟路，所以他肯鼎力襄助。遇到愛迪德，使我缺乏的當地知識得以補足，要是沒有他的專業知識，我想我的叢林之旅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實在要感謝他。

「錯了，錯了，你又弄錯了。」愛迪德有一天又指出來：「一大餅乾盒裝的米要六十磨克，不是一岡幣。四岡幣才等於一大餅乾盒裝的米。」

在東南亞旅遊的多年經驗，我不知不覺的學會討價還價了，但是上游地區的重量單位與算法使我無計可施。標準容量單位是一個八盎斯裝的加糖煉乳空罐，稱爲一個磨克，所有其他的容量單位是磨克的倍數，例如，要走旱路時，需要在路上帶多少米的計算方法很簡單：三磨克乾米是一個男人一天的米糧，因此，四個人的十天米糧爲一百二十磨克（三磨克×四人×十天），這也等於八岡幣或兩個餅乾盒。我學得很慢，但是愛迪德十分有耐心，點出我的錯誤之後，他又坐下，繼續談到內陸地區的相等貿易金額。我羅列一張名單，看起來越來越複雜，真教人糊塗。下面便是我到婆羅洲中部之旅，以貨易貨的一部分名單：

- 一磨克乾米 || 一個男人一餐之米糧。
- 十五磨克 || 一岡幣（每人五天的米糧）。
- 六十磨克 || 一卡令巴舍，即一大餅乾盒。

二·底特律柴油引擎

- 一卡令巴舍 || 四岡格。
- 一條束紀，龍目牌嚼煙草 || 四磨克米。
- 五條束紀 || 一瓶酒燒。
- 一湯匙馬尼克 | 馬尼克 || 加里曼丹婦女的一天工資。馬尼克 | 馬尼克：各種顏色（黃、黑、白、紅、藍）的植物種子，可裝飾太陽帽或搖籃的木條。
- 四十湯匙馬尼克 | 馬尼克 || 一把印尼舊式獵人頭的刀，在沙撈越值二百元馬來幣。
- 一顆散彈槍的大型散彈（塑膠殼，硬紙殼弄濕膨脹後，會卡在槍的後膛） || 加里曼丹的一天男工或等於被警方逮捕後的一年牢獄。
- 十五、二十盒散彈（每盒二十五顆） || 大水牛一隻，或二到四隻印尼獵犬，或一把土製散彈槍，或一台十匹馬力的日本製久保田柴油引擎。
- 一個銅鼻環（水牛用或耳垂用） || 五元馬來幣。
- 一個公斤燕窩（約一〇〇個） || 加里曼丹售價二十萬印尼盧比爾。
- 六五〇盧比爾 || 一九八二年的一美元。
- 一普突斑茄（白面黑猴的結石），約腳趾大小的石頭 || 叢林價十萬盧比爾或加里曼丹海港價三十萬盧比爾。
- 一隻馬來猴（活） || 一千五百盧比爾。
- 一隻黃冠夜鶯（死） || 十元馬來幣（二十四馬來幣 || 一美元）。黃冠夜鶯是給孕婦吃的，小孩出生後的聲音才會像夜鶯這麼美妙。

●一卡帝（約一·三三磅重）的伽哈羅木（沈香水）在高地售價五十至一百元馬來幣；在上游市集售價約三百五十元馬來幣。最高級的沈香水是麻拉沈香，為中藥植物。次級品的沈香水用來做為中國人的香或中東的香料。

●一塔布克 二千至三千元馬來幣。塔布克是有蓋的瓷甕，蓋上飾有花紋，頂上塑有一個小龍飾把手。

愛迪德解釋說，這些乍看起來很怪異的計物法，對居住臨海的人毫無意義，但是對內陸叢林的部落，是一個從石器時代與亞洲人通商以貨易貨的重要計價方式。這種以貨易貨方式——起源於交易叢林產物，如樹膠、燕窩、大翠鳥的羽毛、犀牛角（中國人的香藥）與黃金——在十二至十三世紀中國的宋朝最盛行，到二十世紀的今天，這種交易方式未曾絕跡，唯交易品略有改變，犀牛幾乎已經絕種，沈香水的重要性也僅次於燕窩了。

愛迪德對我的叢林之行十分興奮，想了許多複雜的交易方式讓我賺錢，其中有一個主意是：「帶三到四盒彈藥匣到印尼的高地去，越過沙撈越一點，在接近浪巴灣部落附近，換一隻小水牛，然後雇用一個會牽水牛的印尼人，穿過原始雨林，每日付他一千盧比爾（一·五元美金），走到海岸的拉瓦司，大約是十天時間。水牛吃的食物要同時帶著，因為叢林中沒有水牛吃的草，每天還要讓水牛浸一次水塘。只要投資一百元馬來幣，再加上個人的糧食，你的收穫便很可觀了。」

「多可觀？」我難以置信的口吻問道。

「當水牛長大時，可值一千到一千二百元馬來幣，當然還要看水牛的『匹久』而定。」

「匹久？」我問道。

「一匹久等於十六『塔比』或一百『卡帝』。」愛迪德進一步解釋：「一卡帝是一·三三磅重，一百卡帝相當於一匹久。」

「好吧，讓我算算看。」我很快的在筆記上算一算，「一隻二千磅重的水牛體積約是四千罐乳煉……或十五匹久。」

「沒錯。」我的老師說。我們只管談什麼磨克、岡裕、什麼可食用的鳥巢，簡直是太笨瓜了。我到外頭逛一逛，以便消化這些新知識，晚上回到旅館，我算一算要花多少錢及要買多少三到四個月的貨。

我對水牛計畫並不是沒有信心，我曉得愛迪德的計畫一定行得通，但是我可沒空等小水牛長成大水牛。我決定購買散彈、小珠子、煙草，這些貨物的利潤與體積及重量比例最划得來。以後的幾天，我從中國火藥商那裡買了二百五十發十二號散彈，他並未要求看我原本就沒有的槍照，又買了四公斤珠子，二公斤煙草，加起來總重稍為超過五十五磅重，我只要雇帶路人背我的糧食。這一次，我深信買的東西不會出錯。

在瑪魯地的最好消遣方式是，早上一杯咖啡及一份「婆羅洲郵報」。這份報紙的頭條新聞絕不會令人失望，地方新聞尤其精采。有一天早晨，隨手的一份舊報紙的大標題是：

鱷魚大魔吞噬酋長

新任酋長巴干·阿那克·巴利（二十七歲）在巴干·魯巴支流捕魚之際，六月二十六日遭一隻大鱷魚襲擊而喪生……其兄奇巴（四十一歲）指出，當時他正在划一艘獨木舟，而其弟巴干步入水中，一隻手用網撈蝦，另一隻手牽著獨木舟上的繩子。奇巴又指出，其弟突然一聲狂叫，只見他雙腳站在一個龐然大物上……一隻鱷魚用大尾巴掃開酋長巴干的兩腳，並用大爪攫住他。

報紙繼續寫著：酋長巴干的殘體在事發的第五天被兩位划獨木舟打野豬的獵人發現，酋長巴干的上半身被扔在附近的草叢間。多數人認為，七公尺長的鱷魚，一般先等屍體腐爛幾天才會吞噬，這是熱帶鱷魚的習性……根據伊班族人的說法，除非鱷魚先攻擊人，否則，獵鱷魚是犯忌諱的。

「婆羅洲郵報」總有一些引起我深思的新聞，如果我不閱讀這份報紙的話，我便會放任神遊我那羅曼蒂克的旅行幻境。「婆羅洲郵報」不時提醒我可信的警示：我旅行的前程絕非安逸舒適。

鱷魚事件發生前幾天，我看到另一則新聞，我不得不重思這趟貿易之旅了。離我手中的日報與坐椅約有卅二公里的地方，發現了兩具無頭私梟的屍體。汶萊的免稅區與沙撈越叢林之間有條走私貿易路徑，稱為「傷爬極」（即酸果徑），便是陳屍的現場。走私的貨物可能只是相機、煙草、收音機之類，案發後業已失蹤，警方指出，這百分之百是搶後殺的案件，這並非奇聞。我腦中想到的是失蹤的人頭到底那裡去了？美國人對暴力搶案並不陌生，不過爲了錄音機與香煙而殺人頭的案件，令我十分噁心。我帶著這些貨會不會有安全之虞？我根本沒辦法猜透高地部落面對著我帶去的誘人之物，會有什麼行動。前幾次的探險，沒有與帶路的人完全分過手，而現在即將啓程，

二·底特律柴油引擎

身攜相當於馬來西亞人半年薪水的價值，若再走到加里曼丹，價值又升高到工人的兩年所得。未來的幾個月，很可能會被搶……或者比被搶更慘。

上面的念頭或許是擔心過早，何況我仍然身在瑪魯地呢。在擔心這個問題會不會發生之前，還是先找到帶路的人再談吧。

一天早晨，從愛迪德的一樓辦公室窗子往外一望，發現有五個人排成一字縱隊，在下面開走。他們全走在騎樓的陰影下，乍看起來總有些不對勁，他們身著短褲及T恤，顯眼的白皙皮膚與有力的腿部肌肉，鐵是從叢林來的不會錯。街上的人都側目以視。

「那些是什麼來路的人？」我問道。

「他們是從浪舍雷且附近的散該瑪谷來的平南族，以前跟我買過散彈。」愛迪德說。

「他們為什麼排成一列縱隊呢？」

「他們在叢林中就是這樣子前進的，一個跟著一個，並排就不會走。這些人是從叢林來，到公共藥房去拿藥，同時還帶席墊與吹矢槍出售；他們買火藥、煙草、鍋子、報廢汽車的彈簧及鏟刀，用來做叢林用的刀具。」

我佇立在窗口，想到何不找這些人帶路。當天未到中午時分，我故意接近他們，想同他們說話，可是這些人怕陌生人，還有，我想他們不見得聽得懂我的怪馬來語口音。我只知道這些人不會很快的回到上游水源地，我單刀直入，結結巴巴的問他們肯不肯帶我同行，想不到此舉犯的錯誤可真大了！我還沒有學會用當地間接問話的技巧，這樣才不會不給對方面子，我應該婉轉的提出要求才行，例如，我應該這麼說：「我是伊雷克先生，在沙撈越已有××天了，我到過××及××

河流（旅行證明），蒐集藥用植物。聽說從這裡到加拉必高地是個採集聖地（露一點不多不少對當地了解的知識），但是我不知道在叢林裡怎麼才不會迷路（表示謙虛），我正想請一位能幹又曉得路的人（恭維）。」如果能依上述方式問一問，這些人或許會據實回答我，他們也許會先談一些野豬的最近行蹤，那條河的水位高低，或許那些樹正結果實。不太著邊際的談話內容，可以騰出時間來，讓雙方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一來，或許他們願意給我一個機會，他們也可能很願意有一個高高的、白皮膚、腦筋不靈光的傻瓜同行；但是如果開門見山，而且又在公共場合，我等於讓這些平南人擺在陽光下，他們會說不出話來的。我原先的問話方式太生硬了，沒有讓對方思考問題的時間，我的表現一定太不禮貌與唐突。

那些平南人很簡單的說：「卡米 搭苦 端安 西塞 達蘭 休旦。」（我想你會在叢林中走失的）

我與他們的談話到此為止。在他們的眼中我是一個包袱，是多出來的行李，他們的忠告並沒有我冒犯了他們的意思，只是我像傻瓜一樣當場楞在一旁。他們又排成一列縱隊，擠入熙熙攘攘的市集。在往後的幾天我一再看到他們很謹慎的在購買東西，但是我不敢再找他們談話了。有一天他們不見了，我想，他們已回到叢林。

愛迪德聽了我描述這件事的前前後後，只認為是那些平南人不習慣跟一個外來人同行而已。如果真如他所說的，我要怎樣才能跟平南人接觸，並且獲得他們的信任？有誰願意帶我到那高地去？我又看到許多問題在眼前冒了出來。

「浪拉瑪河與湍濤河之間，目前有一條新的林道。」他說：「先搭快艇到浪拉瑪，然後搭便

車，坐伐木公司的卡車到湍濤河，再找有長舟的人，從林道盡頭到浪舍雷且，乘舟不過五小時航程。」

聽起來真不錯。從過去的書上與談話中，我知道浪舍雷且正處於原始叢林的邊緣，這塊原始林的面積，向東延伸到達瑪阿布山脈，北臨林夢河，南接湍濤河，是平南族之鄉。有時候，平南人也到浪舍雷且做點生意，平南人是最了解叢林的部族，我一定得想法子說服他們，帶我到那高地去。

我與愛迪德道別，並道謝他的忠告。分手那天，我們還開玩笑，說我們可能在兩個禮拜之後又會見面，因為第四次到加里曼丹之前的那個大障礙分水嶺，又會把我送回來的，然而，過了五個月，我回到南中國海之後，並沒有再看到愛迪德。當我登上一艘貨輪，在早晨的河上航向浪拉瑪之際，我心中又盤算步行古徑、蒐集叢林產物、與土著交換我要的東西，這些，看起來還是吊在空中的白日夢呢！我根本不依靠以前親身的體驗，但是由於說不上來的理由，我並不緊張，反而在河輪顫抖中，我充滿了自信。

我終於出發，向叢林邁進了。